

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十八

從七叉口向西望，是滾滾碧清的江水，夕陽正在水面上赤紅着臉，它漸漸地向下沉。一片雲彩，成爲金黃色。

一條双桅的大帆船駛進了七叉口，白色的帆牆映着夕陽餘輝，閃耀金色的光亮！

在口岸中，帆船成陣，數不清的船桅聳立，並排成行列，炊煙從每條船冒出，像幽靈，像哀怨的氣息！在船桅下徐徐上昇！

這條帆船駛入了瀏河的急水中，直向瀏河鎮駛來，並沒有拉下帆，在帆下站着七八個男子漢，他們向岸上，以及每條船眺望。

「奇怪！何三的船怎麼一條未見？」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奇怪的說，像是自言自語。又有一個長個

子的人答訕着說：「周四爺，怪事，爲什麼沒有人來接？」

誰也不再講話，誰又都在思量這句話，像經過假設的路徑，再去求證似的。這是難題，誰也未求證出來。四爺周風似有所見，其實那是推敲的試探詞而已。他說：

「或許不知道我們來吧！對了，我們來的太早，是提前三天到的，長福香姑結婚還有三天嗎？當然想不到我們會來得這樣早了！」

另外的一些人忙着下艙搬運東西，十多個大包子，還有皮箱子。

周四爺對這些人說：「聽着，還要一點多鐘才能到達，不要忙。在任何人面前，要表露出我們是大商人的樣子，萬萬不可鬼鬼祟祟的，叫人識破了身份。不能粗黑粗氣的，要文質彬彬，現露出高貴文雅

的樣子！香姑長福結婚，上海一帶的義兄義弟，各路朋友都會到達，在這些人面前，不可以失却體面。還有，見到大哥時，按次序行禮，不要爭先恐後的，這些禮物，要排成次序，不要零亂！任何人也不得七嘴八舌，亂嘈亂喊！決定要給我爭個面子，讓大哥看着高興，讓何三手下人看到佩服，讓各路英雄學習。上街上去，我是不問不問的，隨便，然而一定要向我報告一聲。特別重要的是在瀏河街上，吃酒不能吃醉，不能亂找女人，不能說我們是定海來的，就說是由南京，或上海都可以。……」

他的話，聲音很大，樣子充滿了自信心，他的性格，從一言一動上看得出來，是屬紅臉漢子，死愛面子的一類人物。而這一類人物又自卑感很重，常常虛偽和做出違背良心的事，不錯，這種人在能力上都很高強，把握一個理，不撈路的向前走。

「四爺，我們不能拿着東西進去啊！」

「就是啊！船上祇留一個人看守，其餘的都下來，大家光明磊落，體面神氣的走去！由我走在前頭，大家跟着我，講話時，我開口時衆位就不要說話，可是你們在我不在時，可以隨便的和何三爺下人閒聊，不過，不要瞎扯，談些我們光榮的事。丟臉的事萬萬談不得。我要告訴各位，何三爺這人鬼聰明，專會說閒話在大哥面前挑撥離間，搬弄是非的人，要有一點小毛病傳到他的耳朵中，我們就倒大霉，大哥又要給我們難堪了。」

天色終於暗下來，這時颶風起來了，而且很大，他們靠在鄭和造船廠前，下了帆。有兩個警察在岸上的木板架起的碼頭上。船上的人，是強自鎮定的。心中在悚懼。

「什麼地方來的？」

「定海！」周四爺一派笑臉迎過去，展開了溫和禮貌攻勢：「各位辛苦了！我早就聽說了，這太滄縣警察是全國的模範！不是警員制度的試驗區嗎？各位一定辛苦。」

有人往往說了很多不必要的話，而自己猶在得意！不曉得對方不是需要，憑己之所欲，像連珠托兒似的，猛向人們的耳朵中投炸。四爺周風的話就有此遺憾，不僅不必要，又引起了警察的懷疑：

「客氣！客氣！」警察借昏光去打量這些人，先是和氣的客套了一番，續又問：「從定海來？做什麼呢？」

「啊！啊！是來吃喜酒的，吃喜酒的！」

「那一家？」

「魯——不，何光忠，何光忠！」周四爺吱唔了，但他又像捉到理由似的：「對了，他明年就要競選縣議員了，給我來信說的。是地方上的民意代表啊！民主時代了，我也勸他爲民喉舌，多多爲自由，爲民主而奮鬥！是的，他在警察界的朋友相當多，是一個正義的朋友！嘿！嘿！各位有事嗎？」

警察像若有所知的說：「啊！何光忠，何光忠！」說到這裡，又像有懷疑的問：「他結婚嗎？那是喜事，什麼時候呢？」

「不，不是他結婚，不是他結婚，是他的……。」

警察在等他回答，他又答不出來了。船上的人走下來，一個個而胖，赤赤臉孔的人接着說：「是何先生的侄女結婚！吃喜酒，吃喜酒！」

周風制止住他，向警察說：「對了，是他侄女兒結婚。」

「啊！何光忠先生有哥哥嗎？」

「有的，有的，不！是表哥吧！」

到了這時，周風是悲哀的，好不容易抬出這麼一位體面的人，把他捧上了天，又露出與他沒關係了！即使有，又那樣的遠。

「那又是誰呢？」

「姓張！姓張！總而言之，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人！對了，他也準備在五年之後競選國民大會代表呢！這一次大家推他，他為了讓後起人，給迴避了。然而，眼見國勢之不振，很想有一番作為呢！所以決定在五年後，改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時，也要接受輿情和各方面的愛戴，出馬為國家而努力呢！」

「那又是什麼人呢？張！」

「啊！周少爺在悔恨自己的多言失風了，可是，水瀉地下，無法收回的，祇好硬着頭皮說下去：他不在本地住，是在蘇州！是蘇州的人。」

「你們多少人？」

「八位。」周四爺看着船上的人，在自卑感極重的情緒下，又以最傲然的姿態出現。那僅不過是掩飾內心的毛病而已：「我們都

是商人，一向在生海大大有名，有義氣！不，有信用……。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也不必檢查啦！你們上岸好了！可是，因為近來時局很緊張，一定要報臨時戶口，若是在旅館住的話就不必了！對不起！請吧！」

世間上有許多珍貴的東西，然而在價值上，對周四爺一些人說來，再也沒有比這句話珍貴了。

人心安定了，風却更大！

周四爺一行，大搖大擺，大模大樣的走到瀏河鎮後橋旁的大門樓前了。

啞子哇啦哇啦的叫一陣，指手劃腳的，看樣子他是非常興奮而感動的。

旅館的管帳先生從門出來，一見驚愕住，良久，才心事重重，含着強作出來的笑容聲招呼：

「這不是四爺嗎？」

「啊！是我你好？大家恭禧了！」周四爺挺胸的說。他在問了：「大哥在嗎？通報一聲吧，說四弟周風率全體弟兄到了！還有，在製船廠前停着大帆船，上面裝滿了賀禮，照顧一聲，往下搬運，完了之後，一定重謝！」

「啊！啊！」管帳先生答不出個所以然來。在悚惶中帶着幾分慚愧，兩者比較起來，慚愧之情比悚惶為少！他的腿已開始抖擻。

「大哥好嗎？你好嗎？三哥呢？在嗎？」周風四爺一口氣問了一大堆，管帳先生更是吱唔，他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「裡面請，休息一會兒，遠道疲倦了，一定的，吃茶！啊！眾位

弟兄來了這麼多！……。」

四爺周風懷着奇疑的心領着一行人等走近大院，經過長長的走廊，進到廳子中。他並不陌生，會來過不知多少次了，可是，他獨在東張西望的，像要破什麼秘密的那樣。

後院傳出香姑的聲音，非常震耳，反乎尋常：

「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有意思！你們這些壞東西！哈哈！哈哈！……。」

全體人都聽到了。有人在說：

「香姑，是香姑聲音！」

周四爺現出笑容，以長輩對待孩子的口吻高興欣快的叫：

「香姑啊！這麼多的客人來了，妳還不出來見一見嗎！都是為吃妳的喜酒而來的。」

「大概害羞！」有人笑着說。

四爺周風又提高嗓子去問：「香姑，害羞嗎？唉！害什麼羞？男大當婚！女大當嫁！快出來吧！嘿！嘿！說着，他坐在右壁下的太師椅子上，其他的人順序坐在兩邊，當中的幾個空位子留着。

後院香姑的聲音更清楚：「：玉皇大帝是我的小狗！啊！魯明山是什麼人呢？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」

周四爺和全體人都笑了！

「這孩子長的愈大愈調皮！出來見，見，為吃妳的喜酒而來的！不要怕羞，給妳帶來好的禮物！」

周四爺得意洋洋，他見左右沒有人，高聲喊：「大哥呢？三哥呢？」

管帳先生好久的時間，才領着四五個人進來，他們剛進大廳子，王安龍走進了大門樓。

「啊！四爺，各位辛苦了！請坐，請坐，海上風很大吧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！為了吃喜酒還顧慮那些嗎？嘿！嘿！嘿！這邊好嗎？啊，大哥，三哥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王安龍近來：

「啊！他驚訝的怔住。」

「不是王安嗎？」四爺在問：

「你忙嗎？」

「四爺！四爺，不知四爺駕到啊！都來了！喇全到了！」

很多人向他招呼，他不安起來

「這樣巧？」

「巧嗎？有什麼巧的？」

管帳先生中途又開：「四爺，一共來了多少人？」

四爺沒答，仍追問王安：「到底出什麼事了？我看你們的顏色都不對嗎？」

管帳先生走近四爺身邊，附在他耳邊說幾句話，四爺站起說：

「沒有關係！我們是吃喜酒的，傢伙都未帶來，身上都沒有槍，唉！你真以為我們是大老粗嗎？誰不知風緊，又不做生意，要槍做什麼？沒有帶，你們放心。快告訴我，現在出了什麼事？」

王安答：「沒有，沒有。」

管帳先生却轉為欣快：「那就好了，昨夜十二點到今天上午十二點，突擊大檢查，我怕各位帶了槍，所以要問。現在放心了，各位不必怕，我們三爺在地方上，有名望，有勢力，什麼關係都沒有！四爺，我有話要談！這邊請！」他將四爺單獨的請到院中，二個人左右跟着。

（待續）